世相物语

让爱继续

□刘渊

黄昏,女儿吵闹着要吃方便面,我打开了一包递给她。她撒完娇就开心地跳到沙发吃起来。对于一个三岁不到的孩子,与其说她在吃,还不如说她在玩。面渣撒满沙发我忍了,慢慢地她开始把面块当玩具在地板上踢来踢去。我终于爆发了,费了好大劲儿才逮住她,被批评教育了一番后她才认错。我松开她后,她依旧胡来。我们就在抓住放了,放了再抓住的循环中反复"斗争"。最后,我只能寄希望于她长大就好了,但心里却对自己作为父亲的角色产生了质疑。

等"神兽"消停下来,我开始打扫"战场"。望着满沙发面渣,我的心被记忆像针一样轻轻地扎了一下,一阵暖流瞬间在我全身蔓延。思绪被拉回到27年前……

青砖小楼前,一个穿着开裆裤的男孩站在门口认真地啃着方便面,红色包装袋上的鸡腿图案显得格外醒目。他鼻涕糊满嘴角,大大的眼睛还挂着泪花。我安静地坐在椅子上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。旁边的小板凳上坐着一位慈祥的奶奶,她一会儿看看自己的外孙,一会儿看看我。男孩如我女儿一般大小,当时我比他略高一点。由于时间太久,我早已记不得年月,记不得季节,记不得当时父母在哪里,画面里就只有我们三个人和两张模糊的、失去了轮廓的脸。

二十世纪90年代初的东镇乡,还是交通闭塞、物资匮乏的小乡村,直到现在我潜意识里还有饿肚子的错觉。老奶奶在凳子上起身又坐下,坐下又起身。最后,踟蹰的她一边对小男孩说着什么,一边走到他跟前似乎是要分些面给我。男孩很抗拒,哭得很伤心,生气地把面袋向空中抛去,面渣像米粒一样从缝隙中撒落出来。老人抱起男孩哄了起来,很快他便不哭了,继续吃着手里的方便面。她放下小不点,就蹲下开始小心翼翼地捡拾地上的面渣,然后如宝贝一样放到手心。一会儿,她略显苍老的手就积了一堆核桃大小的方便面。随后,她又坐到凳子上开始清理面里的杂质。我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走到她跟前,抿着嘴,双眼直直地注视着她的双手。清理完面渣,她看了一眼我,又看了手心里的那一堆面,犹豫了片刻,便轻轻地倒入我伸出的双手里。散开的方便面渣在我小小的手里显得很多,我伸出舌头轻轻地舔着面渣,慢慢地咀嚼,生怕这幸福被我的鲁莽快速终结。

我以为我们的故事就此终结,然而命运却给了我深情眷顾。小学二年级的时候,老师问同学们长大了想干什么,有的说要当老师,有的说要当警察,有的说要当老板,我说我要指点江山,激扬文字,引来了全班同学的群嘲。大家的笑声在那些青砖校舍间无情地游走,我感受到了坠落深渊般的失落,脸像是被人重重地砸向地面一样火辣辣地疼。或许,这也成了我命运里无法躲避的谶语。

跌跌撞撞的二十年后,我成了一名医生,与梦想形同陌路。然而,曾经要拼命逃离的群山,在梦中一遍遍地呼唤着我的名字,呼唤着我回归。所以,大学毕业后我选择回到小镇工作,从西安到山村,巨大的落差很快被乡亲们如歌的乡音、善意的笑容和朴实的举动破除。穿行在绵延数十公里的山间小路上,沿途总会被无数亲切的面孔投之以微笑,更有甚者得到热情招待,使我找到了生而为人的意义,同样伴随着我的还有那沉重如山的愧疚。

回来的第二年,我们接诊了一位老人,摔跤致左侧股骨头粉碎性骨折。同事张哥在办公室跟家属谈话,当说到要转上级医院并需要较大费用时,家属的脸色阴沉下来。在茨沟镇工作一年出头,我见过很多因为贫穷而放弃治疗的患者,每次心里都不是滋味。尽管家属极力粉饰自己的孝心,但我看到了他们退缩的眼神。我悄悄地走到病房去查看那位老人,她白发苍苍,半虚着眼睛,左腿屈曲,蜷缩在病床上,脸上的皱纹深深浅浅,皮肤皱巴,像一块晚冬的老菜地。可是,这些却丝毫不能遮掩她骨子里的和善与慈祥。她觉察到我的到来,睁开了眼睛。我对她笑了笑,我们对视了许久,没有说一句话,她似乎早已经知道结局。

我终究还是哭了,躲到医院的角落无助地哭了。一个小时后,她被家属带回家。站在医院门口,看着渐行渐远的汽车消失在夕阳模糊的余晖中,我的心再次跌入深渊,我开始怀疑自己,怀疑医学,怀疑人生。我没有办法去责备他们,因为我没有经历他们的痛苦。

人性纷繁复杂,人生悲欣交集。有时候,我们无能为力,我们无可奈何,却也不得不苦笑着转身继续前行。我曾经的记忆是模糊的,对故乡的感情也是模糊的,一如那一刻我迷茫的心境。

这个世界本就不完美,悲伤属于过去,但希望绝对属于未来,我们对生活的爱还要继续。

人生感悟

把烦恼放到明天

□同亚莉

新年过完上班第一天,有年轻的同事来办公室拜年,刚说了几句新年祝福的话就话锋一转,说到今年的工作指标设置、工作要求,甚至年底的考核、工作调整,言语间充满了忧愁,好像不知道接下来的一年如何度过似的。她平日里是个精明要强的人,如今却这般烦恼,我不由自主地笑了,她越发苦恼,不明白我为何发笑。

为什么要把明天的烦恼提前到今天呢?年底的事年底再说吧,先做好现在的事吧。船到桥头自然直,车到山前必有路,我开解着她。她说不行,万一年底考核不好,她不知何去何从呢。我看一两句话说不明白,就倒杯茶,两人坐下按照王阳明"事上练"调查研究的方法,结合我个人工作中碰到的问题,逐一分析。分析来分析去,没等我说什么,她就认识到了自己工作中的问题。我们的聊天好像给了她"灵丹妙药"一样,她说知道下一步该从什么地方入手改变自己了,还说自己心情好多了。其实,这世界上哪有什么灵丹妙药,还不是过来人的经验或者教训而已,昨天是今天的药。

"人生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。常想一二,不思八九,事事如意。"林清玄先生的这句话令我印象深刻,可是,人们遇到事时,却忘了这句话的真谛。殊不知,每个人都要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走些弯路,这些弯路,走时可能痛苦、失意,甚至感觉无法走下去,但是只要走过去,再回头看时,这些弯路就变成了人生成长过程中的一笔宝贵财富。

近几年许多新闻里,一些孩子经受不了高考、失恋的压力,有的甚至就是和父母闹了个别扭,就结束自己年轻的生命。每每看到这些新闻,既哀不幸,又怒不争。

没有谁的人生是一帆风顺的,即使有也不是真实的人生,坎坷造就人生,不经历风雨,就难以见到彩虹。

这个世界上不变的事情就是变。我们的心变了,我们看事情的角度变了,遇到的事和人也就变了。有时候,看似困难重重,万事万物好像都和我们作对,但假以时日,时过境迁,或者自己茅塞顿开,一夜之间都会有天翻地覆的变化。

今日的世界瞬息万变,只要我们坚持为人做事真善美、工作精益求精的根本,不忘初心、与时俱进,才能不乱方寸。我们只有紧紧抓住今天,用心做好今天的每一件事,我想,即使有些不如意,都会拨云见日,最终被我们克服。

不要把明天的烦恼提前到今天,请把烦恼放到明天。

老黄的职业规划

□胡正彬

新丰化工厂人力资源部下通知了:每名员工,必须写一份自己的职业规划,三天之内,交到人力资源部。

很简单的事,职工们却表示很为难:我们穷工人一个,没文化没水平,一辈子当工人的命,一上班就被人规划好了,还规划什么?我们也想当班长,当主任,当厂长,能当上吗?让这样写吗?

主管这项工作的副部长金立统一给了解释:"所谓的职业规划,就是要大家立足自己的岗位搞规划,除了行政口,还有技术和技能两条通道。比如你现在是初级工,你就可以规划,几年考上中级工,几年考上高级工,以后还有技师、高级技师,道路宽着哩,长着哩。"

工人们一听就懂了,都这样写。

干部们悟性高,不用点拨,转眼就写好了。干部们其实都想当主任,当副厂长,当厂长,甚至更高,但干部们没有一个这样写的,都写晋升职称:政工师、会计师、工程师、经济师。

唯一一个写得不对的,就是小车司机黄志安,黄志安的职业规划是:当厂长的司机。

金副部长一看,大笑了半天,笑完了,把黄志安叫到办公室:"老黄啊,你的职业规划不能这么写。"

老黄很迷茫:"我就是这样规划的,怎么不能写?"

金副部长说:"别说技能了,就说岗位,你现在是副厂长的司机,跟厂长司机是一个岗位,都是办公室的小车司机,没有差别,你们开的车也一样。"

老黄说:"你说岗位一样,我不反对,能不能告诉我,我比厂长司机小刘年纪大、工龄长,为什么每月还比他少开一千多?再说了,他还没我干得多哩,他给一个厂长开车,我给三个副厂长开车,厂长休班了,他就休班了;厂长值班了,他也休班;厂长出差了,他还休班,我这三个副厂长,轮流休班,每天都有上班的,一年到头,我一个班都休不了,这还不算,出外差的事,都是我去的,给领导们办公室扛水也是我干的。你说说,我想当厂长的司机,不对吗?不是更上一层楼吗?"

金副部长一听,也有道理:"老黄,你可以这么想,但不能这么写,有些理只能留在心里,不能写在纸上。"

老黄双手一摊,说:"金部长,我是尽力了,你觉得我该怎么写?"

金副部长挠头摸屁股,想了半天,终于给想出来了:"你就写'保证终身行车无事故吧'!"

万花筒

一碗橘子水

□秦永毅

母亲去世后,她把父亲从乡下接到了自己家里。接到家里才发现,父亲已经不是从前那个父亲了,父亲变糊涂了,糊涂得让人难以接受。

父亲糊里糊涂地走进电梯,却不知道按键,木头桩子一样随着电梯上上下下七八次,半天愣是走不出去,成了左邻右舍的笑柄。拿着遥控器,他开不了电视。她给父亲示范了好几遍,父亲依然不会,一脸茫然。

每天,父亲漠然地坐在屋子里,和她几乎没有什么交流,维系他们的就只剩下户口本上的"父女关系"。

看着形同陌路的父亲,她常常忍不住想放声大哭。日复一日地超负荷工作和不断累积的精神压力,让身心交瘁的她特别渴望亲情的抚慰。然而,丈夫背叛,母亲去世,唯一的亲人只剩下父亲,谁知道父亲却变成了这个样子。她既为父亲伤心,也为自己叹息。

有一天,她感觉浑身发冷,心里害怕极了,祈祷自己千万不敢发烧。当时正是新冠疫情的关键时期,药店对发热类药物管控很严,根本买不到。想到这里,她后背发凉,心情糟糕到了极点,觉得自己像是漂泊在茫茫大海中的一叶孤舟,无助、无奈、无力。

清早正准备上班,父亲突然跑过来问:"今天好些没?"因为很烦加上嫌弃,她倔倔地怼了一句:"你问这能咋?!"愤然摔门而去。

晚上回到家里,她惊奇地看到饭桌上难得地放着几个橘子。"谁买的,家里来客人了吗?"一连串的疑问接踵而至。要知道,平时她每次要买水果,父亲总说不吃不吃,她放在抽屉的零钱,父亲也从来不花。再仔细看看周围,也不像来过客人的样子。正纳闷时,父亲颤颤巍巍地端过来一碗黑乎乎的水。"橘子熬的,喝了就好了。"父亲嗫嚅着说。接过橘子水,她竟一时语塞。

因为反应迟钝,加上腿脚不便,父亲平时很少出门。她想象不出,在疫情形势严峻、防控卡点星罗棋布的特殊时期,父亲是怎样艰难地走出小区,买到橘子,又是怎样笨手笨脚地熬出了这碗橘子水。

看着父亲焦虑的眼神,她忽然明白,父爱其实从未远离,它始终深藏在父亲心里,永远伴随着自己。

亲情一线

鞑子梁的故事

□罗锦高

与驴友到鞑子梁,是已回归自然清新宁静的荒村接纳了我们。

鞑子梁处在洛南县石坡乡李家河村背后的山梁上,高约四五百米,算不上高峻,却与大秦岭连绵起伏的山峦连成一体。山坡上树木稀疏,多以石块垒就的梯田码在坡地上。我们登到高处抬头回望,可俯瞰李家河川道逶迤而去。河水泛着粼粼波光,清晰可见两岸的村落人家、大片农田和对面山峦梯田村寨。

据搬下山的村民说,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,村里人最旺时多达一千多人,五六十户人家,由乔、刘、张三姓氏居民组成,其中刘姓人居多。我们沿着满是石块碎片散落的羊肠小路到达山梁的土台,台口有棵老柿子树,树阴如冠,供我们歇脚乘凉。有石碾子窝在土坑里,分明是过去的小碾麦场。有个驴友信步走动,在毛草道往里探头一看,以杨槐核桃为主的杂木林里,竟然是石屋错落的古村落。

踩踏着石路石坡,赫然亮出一院院早已坍塌的石墙、石屋、石门、石窗、石炕,还有石瓦石檐。这儿无处不是石块石片构筑的境地,连鸡棚狗窝也是由石片垒就的。许多石屋墙,外表看似被一层黄泥涂抹的土墙,实为涂抹石缝以防风保暖。我们的目光与这残破的石屋碰撞,仿佛与古老岁月碰撞,叩出一连串问号。

这里曾经烟火味浓郁,世俗人情十足。鸡鸣狗吠,人声吆喝不绝于耳的村子,犹如"养在深闺人未识",是谁发现了它的呢!据当地村民说,三年前,有个日本画家和其妻子,在这待了三个月,在石屋废墟上支了顶帐篷,每天沉迷于石墙石屋作画。因没有水源,他花钱雇人从山下背水,背一桶清水给五十块钱人民币,以简单饮食维持生计。他笔下石屋石村的异样风情被传到网上,引起许多驴友的好奇。于是常有三五成群的人们,来这里感受原汁原味的荒村野趣,这与画家吴冠中发现张家界的美景何其相似。五六十年前,吴冠中来到湘西张家界,画了很多黄石寨等自然奇观,引起世人震惊,很快成为人们聚焦的热点。

那么鞑子梁的先民是从哪儿来的,为什么选择如此偏僻石多土少的贫瘠之地,是逃离战乱求安,还是躲避匪患侵扰?据山下的村民说,传说古代山梁上有过驻军,便留下"鞑子梁""东鞍组"等村组地名。单从字面上分析,这与草原游牧兵革文化有关。那么他们的祖先是元朝屯兵的后人,还是清朝驻军的后裔?我曾找到《洛南县志》,试图从中查找到相关依据,但一无所获。后来一想,近数十年来在秦岭连绵起伏的大山深处,乃至全国好多深山老林里的土著,由政府组织或自行搬迁到没有地质灾害的安全地带,从而遗留下来的无人村不计其数。荒废村落不一定在地方史志中有记载,但在近几年的《乡村记忆》中应该能找到蛛丝马迹。

看到眼前荒草丛生,坍塌残破,林阴覆盖的石屋石村景象,我并不感到可惜和遗憾,而是感到欣慰。过去一味开荒造田,伐木垦地,破坏生态。而今很多山民退耕还林,弃村还山,给自然让路,让山林恢复原状,这恰是生态文明的进步。

岁月留痕

心香一瓣

米 粉

□君顾

一想起那碗米粉,心里有点不满意,但我也是不挑剔的,毕竟这是几天来少有的味觉正常工作。

刚进店的时候,他问我"你吃粗粉还是细粉"。本来他都对老板说来碗细粉了,我想这许是他习惯性的,他经常来,后来他忽然想起这次是与我一起来的,才转过身来问我吃什么。

我想了下,也许我和他口味差别还是蛮大的,虽然只相隔一个小时车程,我说:"细粉吧,我们那都不吃粗粉。"

他说:"两碗细粉。"

店主问:"要加粉吗?"

他说:"嗯。"

我听到这熟练的对话,更加坚定了他以前常来的想法,等到粉端上来的时候,我才发觉我错了,虽说这是细粉,但还是比我设想中的要粗多了,来的时候他说是吃碗桂林米粉,我自动带入就是我以前吃的那种,细得像白色的面条,就是看起来有弹性一点,后面我想我以前吃的那种应该叫桂林米线了。

他递给我筷子,我刚吃一口,发现他没动筷子,双手撑着桌子,正看着我,我有点瘆。

我说:"怎么,不吃?"

他说:"吃,怎么不吃。"随即他拿起筷子。

刚准备动口,他电话响了,他应到:"妈……嗯,嗯,好。"他挂断,我这时已经风卷残云了半碗,也许我的确比较饿,说来这家米粉不错,他开始疯卷起来,也许他也很饿了。

我问他:"你有坚持很久的一件事情吗?"

他愣地看了我一眼,说道:"现在这个算吗?吃米粉,隔两天就必须吃。"

他说:"你呢?"

我说:"有吧,吃馄饨算吗?我在家每天都吃。"

我接着说:"有什么特别的吗?坚持很久的。"

他说:"散步算吗?基本隔几天就必须要走一走,不然这心里不舒服。"说着他还拍拍胸脯。

回到这个问题,我回答他说:"算吧,我有段时间也尝试去跑步,但只坚持了3个月,又尝试去散步,没超过半年。"

这时我们米粉吃得差不多,他拿起用来加的那碗,用眼神示意我。

我没懂,说道:"干嘛?"

他说:"你不吃了吗?"

我有点尴尬,说:"你帮我夹吧。"

他说:"这有什么好帮的,你自己夹。"

我只好说了实情:"我不会夹,在家都吃馄饨的,没夹过米粉这种滑滑的东西。"也许以前有夹过,但是可能第一印象不好,把油甩到脸上了,后面也没吃过米粉。

他说:"这怎么行,学着点。"他最后还是帮我夹了。

不知为什么,我忽然有些感慨,也许过个10年我就与他一样了,一样熟练地夹着米粉吧,这些年不知道他都是如何过的,但或许吃米粉这件事占据了他很长一段时间吧。

他是怎样一个人坚持吃米粉这样久呢——也许我确实有些不能理解,也许大抵一件事做得过多就会不自觉厌倦吧,在我看来,他这样是不能理解的。

我说:"你以前有吃过馄饨吗?"

他说:"有吃过。"

我说:"怎么样?"

他说:"什么怎么样,还好吧。"

他接着说:"但后面还是更喜欢粉多些,没什么味道,就像生活一样。"

残留的香料的确会是很淡很淡的,但正是因为很淡很淡,才值得被人记得怀念呀,就像生活一样,也许曾有的事,在几百个几千个昼夜轮转后,那时很重要,如今也云淡风轻,但即便淡到快遗忘,也同样值得被一次次想起怀念。

他说:"是啊,很淡很淡……"

我想我此刻倒是懂他了,我们如此相像。

米粉吃完了,我们走出店。外面下着细毛毛雨,但很清爽。

我突然说:"我以后会变成你吗?"

他很快说:"不会。"

"也是,如果有天我请别人吃东西,我自己要一碗米粉,但一定给他(她)点一碗馄饨。"

"哈哈,你很有趣。"

"你同样幽默。"

我们一同向远方走去,走向生活……

月华满心

□王慧春

往事如烟

四十年前,乡下没有路灯。玩耍的孩童、赶着秋收的大人们回家,大都是摸黑的。

平日里,我们这群半大的娃,都是借着微亮的天光,摸索着玩捉迷藏。有月亮的时候,心就更欢愉了,丝毫没有了对黑夜的恐惧。回想那时的月光,好像从远处的屋檐下,或是从半截的围墙那边,抑或是从高高的豆秸里微微透出。藏在旁边豆秸里的伙伴,时间一久,忍不住一动,月华随着一明一暗,也就暴露了藏身之地,大家接着在好多的豆秸堆里绕着捉迷藏。

中学生活是紧张的,父亲帮我报完志愿,已是夜里十二点多。我准备在镇上的学校里再待最后一晚,他却毅然决然地去推自行车。家在十几里外的小村里,走一段路,抬起头来,月亮总是跟着我们,照着我们。经过镇上的石板路,月亮在前方父亲的背上,骑过那座必经的小桥;月亮在小桥下的流水里,我们费力地爬坡;月亮在沙沙作响的树梢上,我们刚好回到家,感觉这一路的月亮只为我们照耀。接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晚,同样的月光洒满小屋。

月亮永远挂在天边,而望月的人却随着时间一路向前走。结婚生子,两地分居的工程人生活,让我在夜深人静之时,透过阳台的窗户,对望那一轮明月思念施工一线的爱人。女儿三岁那年的元宵节,爱人返回工地,拉着行李在月光下渐渐走远,我的心也随着月光一点一点向前,直到搭载他的出租车消失。从爱人在月光下焦急等待晚归的我,到与爱人树林月影下牵手的那一刻,再到一家三口在月华里的嬉笑玩闹。每个人的心中都埋藏着月亮,只是"心中之月"的内容不同,照进千家万户的月华也就各有各的光辉。

社址:西安市莲湖路239号 邮政编码 710003 广告经营许可证:陕工商广字01—018号 陕西日报印刷厂印 地址:西安市环城南路东段1号 本期零售价壹元伍角